



## 豐漁橋

討海人溫暖的臂彎

◎吳憶如

豐漁橋，樸拙敦實的名字是討海人寄予她繁榮小鎮的殷切盼望。固守著東港的興衰起落。伴隨潮水的澎湃寧靜。我隨著時間而漸漸成長、離家、求學。豐漁橋卻被時間拋在後頭，漸漸和小鎮聳立的樓房格格不入。橋身的鋼管在海風吹拂下鏽蝕了，原本固實的水泥基石也在經年負載中動搖了。是負擔小鎮漁獲輸出生計的橋樑，在十六年後成了小鎮毒瘤的危橋。於是，她可預見的命運便是一拆除。如果橋仍在應和我一樣，二十二歲了，但她卻在年久失修的十六歲中早夭了。

我依然記得橋上是視野最好的地方。橋的四面是碧澄的海水及略



<我心中的一座橋>

顯灰暗的河水交會。由橋下始航的漁船總消失在海平線上。背景總是南台灣無雲蔚藍的天空。站在橋上總是有討海人無畏的豪情，正如眼前無際的視野。橋的另一面是密密的住家。門口總是有綴補魚網的婦人，曬在地上的魚乾、魷魚傳來一陣陣腥臭味。更遠的是，香煙總是繚繞的王爺廟，那是故鄉討海人的精神寄託。三年一祭的王船祭總是小鎮的沸點，召喚回離家的遊子。王爺公的神靈總會走到橋上，注視著祂看護的子民。熱鬧沸騰的祭典由橋上望去，小鎮宛如新生了。

我依然記得橋最忙碌的時候。魚訊傳來了！平靜的漁村掀起了屬於季節的忙碌，橋上來往的是購買補給品的人群，橋下停泊的是蓄勢待發的船隻。在橋的注視下航向屬於小鎮豐收的一季，橋在港口像望君早歸的妻子守候著漁船的回航。回航，是小鎮最令人期待、興奮的時刻；打著赤膊的男人們忙著把漁獲拋至堤岸，銀白的魚在晶瑩的冰塊上掙扎，和男人黝黑的後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女人們在陣陣魚腥味中，不停手地支解魚身，嫻熟近乎機械化。她們心中想得不是厭

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倦、疲憊，而是漁產由橋上運出後可以賣得好價錢。這樣豐收的喜悅，不知不覺盪開了，在敦實的豐漁橋下。

我依然記得橋上夏日的夜晚。幾乎是每個燠熱的夏夜，橋上總會聚集享受清涼帶鹹味海風的人們。結束與大海搏鬥的漁民，此時又在棋盤上廝殺了起來。享受吞雲吐霧的樂趣或許是他們唯一的嗜好。他們口沫橫飛、手舞足蹈地談論這次的航程。或許面有難色的抱怨天氣，或許心滿意足的計數收穫。一個可能煩躁的夜晚就在涼涼海風吹拂、河水輕拍堤岸的規律中流去。夜深了，人群散去。暈黃的街燈灑在滿地的煙屁股及檳榔渣上。橋上仍殘留著夏夜的慵懶氣息。

我依然記得有次五月節，趁著母親忙碌到橋下玩水，遭鄰居密告。被逮回在灶間狠狠一頓、腳上的青一條、紫一塊。我依然記得被人硬塞上車離開家鄉。下橋時，發現再也看不到橋另一端的阿公、阿嬤時，無助憤怒的心情。

儘管新建的豐漁橋有了最現代的鋼骨結構，弧拱造形、大紅的彩



漆。但有著絞盤、鋼管、鏽蝕的墨藍色豐漁橋才是最襯合小鎮藍的天、藍的海、藍的河，也是我心中那座有著無限回憶、故鄉的橋。

(附註)

豐漁橋在當初建造完成時是東南亞第一座可升降的橋。藉由絞盤可把鋼板的橋面左右拉起，方便較大型船隻通過。但由於河水淤積及當初設計不良，豐漁橋因為漁業所設計的特殊功能，只使用了一次，就再也沒有發揮她和其他橋樑不同之處。而再建的豐漁橋，興建的工程竟延宕了四年（七十九年拆除，八十二年四月竣工）。當時引起了地方很大的抨擊及不滿。而再建的新穎橋樑似乎配合著小鎮的繁榮，豐漁橋位於屏東縣東港鎮豐漁里延平路上。

(大專組 優等)